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三至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張玫

舊唐書卷六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三

封倫

蕭瑀子鋭兄子鈞鈞子瓘鈞兄子嗣業

裴矩

宇文士及

封倫字德彝觀州蓨人北齊太子太保隆之孫父子繡隋通州刺史倫少時其舅盧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

人必能致位卿相開皇末江南作亂内史令楊素往征之署為行軍記室舩至海曲素名之倫墜於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素將營仁壽宮引為土木監隋文帝至宮所見制度奢侈大怒曰楊素為不誠矣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為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將獲譴倫曰公當弗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娱心盛飾此宮

豈非孝順素退問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故
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也惟麗是好后心既悅
帝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素
負貴恃才多所凌侮惟擊賞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終
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驟稱薦於文
帝由是擢授內史舍人大業中倫見虞世基幸於煬帝
而不閑吏務每有承受多失事機倫又託附之密為指
畫宣行詔命諂順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寢而不

奏決斷刑法多峻文深詆策勲行賞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倫所為也宇文化及之亂逼帝出宮使倫數帝之罪帝謂曰卿是士人何至於此倫赧然而退化及尋署内史令從至聊城倫見化及勢蹙乃潛結化及弟士及請於濟北運糧以觀其變遇化及敗與士及來降高祖以其前代舊臣遣使迎勞拜内史舍人尋遷内史侍郎高祖嘗幸溫湯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

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為厚葬故百官衆庶競相遵倣凡是古塚丘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為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導下悉為薄葬太宗之討王世充詔倫參謀軍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太宗遣倫入朝親論事勢倫言於高祖曰世充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惟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窮破在朝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

相連結後必難圖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納之及太宗凱旋高祖謂侍臣曰朕初發兵東討衆議多有不同惟秦王請行封倫贊成此計昔張華恊同晉武亦復何以加也封平原縣公兼天册府司馬會突厥冦太原復遣使來請和親高祖問羣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倫曰突厥憑凌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如悉衆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歳不戰明年必當復

來臣以擊之爲便高祖從之六年以本官檢校吏部尚
書曉習吏職甚獲當時之譽八年進封道國公尋徙封
於密蕭瑀嘗薦倫於高祖高祖任倫爲中書令太宗嗣
位瑀遷尚書左僕射倫爲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
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由是與瑀有隙貞觀元年
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自臨視即命尚輦送還第尋薨
年六十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冊贈司空謚曰明初倫
數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欵

太宗以為至誠前後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時高祖將行廢立猶豫未決謀之於倫倫固諫而止然所為祕隱時人莫知事具建成傳卒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倫曰臣聞事君之義盡命不渝為臣之節歲寒無貳茍虧其道罪不容誅倫位望鼎司恩隆胙土無心報效乃肆姦謀熒惑儲藩獎成元惡寘於常典理合誅夷但包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褒贈未正嚴科罪惡既彰宜加貶黜豈可仍

疇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懲將何沮勸太宗令百官詳
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倫罪恭身後思結生前所歷衆
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從之於是改謚繆黜其贈
官削所食實封子言道尚高祖女淮南長公主官至宋
州刺史倫兄子行高以文學知名貞觀中官至禮部郎
中
蕭瑀字時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詧後梁宣
帝父巋明帝瑀年九歲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聞姊為

隋晉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端正鯁亮好釋氏常修梵行每與沙門難及苦空必詣微旨常覩劉孝標辯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為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敝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頴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煬帝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祚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

煬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為栖遁之資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內史侍郎既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言忤旨漸見疎斥煬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之

國乃關氏之力况義成以帝女為妻必恃大國之援若
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竊聽輿
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
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
姓心安人自為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旨
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
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盖公主之助也
煬帝又將伐遼東謂羣臣曰突厥狂悖為寇勢何能為

以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潛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舉遣衆數萬侵掠郡境瑀要擊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高祖定京城遣書招之瑀以郡歸國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太宗為右元帥攻洛陽以瑀為府司馬武德五年遷内史令時軍國草創方隅未寧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諸政務

莫不關掌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既獨孤氏
之壻與語呼之為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於瑀瑀孜孜
自勉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常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
手勑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運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
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德今賜金一函以報智者
勿為推退瑀固辭優詔不許其年州置七職務取才望
兼美者為之及太宗臨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高祖常
有勑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日

見内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敕臣必勘審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初瑀之朝也關内産業竝先給勲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諸宗子弟惟留廟堂一所以奉烝嘗及平王世充瑀以預軍謀之功加邑二千户拜尚書右僕射内外考績皆

委之司會為羣僚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有時偏駁而持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瑀嘗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倫為中書令太宗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封倫為右僕射倫素懐險詖與商量將為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于時房玄齡杜如晦既新用事疎瑀親倫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以玄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於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未幾復為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六百户太宗嘗謂瑀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

稷永安其理如何珪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參建亦得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議封建尋坐與侍中陳叔達於上前忿諍聲色甚厲以不敬免歲餘授晉州都督明年徵授左光祿大夫兼領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珪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珪彌怏怏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

徵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由是罷御史大夫以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八年為河南道廵省大使人有坐當推劾若未得其情者遂置格置繩以至於死太宗特免責之九年拜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太宗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為河池郡守應遭剖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史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太宗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當此日

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然而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曰臣特蒙誡訓又許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魏徵進而言曰臣有逆衆以執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孤特以執節明主恕之以勁昔聞其言今覩其實蕭瑀不遇明聖必及於難太宗悅其言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

四人並圖形於淩烟閣是歲立晉王為皇太子拜瑀太子太保仍知政事太宗之伐遼東也以洛邑衝要襟帶關河以瑀為洛陽宫守車駕自遼還請觧太保仍同中書門下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賚繍佛像一軀并繍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為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並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瑀嘗稱玄齡以下同中書門下内臣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累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

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數日謂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因數為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廢也會瑀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羣臣吐言而取捨相違心不能平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又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

不得其所乎而自憮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檝舉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為務曲直相反難為功况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偽歸真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反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鋭意於法門傾

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繆也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亾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廻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

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璹尚全無悛改宜即去兹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二十一年徵授金紫光祿大夫復封宋國公從幸玉華宫遘疾薨於官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宗為之舉哀遣使弔祭太常謚曰肅太宗曰易名之典必考其行璹性多猜貳此謚失於不直更宜摭實改謚曰貞褊公册贈司空荆州都督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臨終遺書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絶後

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内施單席而已兾其速朽不得别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子鋭嗣尚太宗女襄城公主歷太常卿汾州刺史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為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别為營第公主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宅而改創焉永徽初公主薨詔葬昭陵瑀兄璟亦有學行武德中為黄門侍郎

累轉秘書監封蘭陵縣公貞觀中卒贈禮部尚書瑀兄子鈞隋遷州刺史梁國公珣之子也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為房玄齡魏徵所重永徽二年歷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時有左武候別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別駕職在糺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諌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為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

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尋而太常樂工宗四通等為宮人通傳信物高祖特令處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闕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為永鑒不欲今茲自彰其過所搦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覿引裾側席朱楹冀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鈞尋為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中卒所撰韻旨二

十卷有集三十卷行於代子璀官至渝州長史母終以毁卒璀子嵩别有傳鈞兄子嗣業少隨祖姑隋煬帝后入於突厥貞觀九年歸朝以深識蕃情充使統領突厥之衆累轉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單于突厥反叛嗣業率兵戰敗配流嶺南而死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祖佗後魏東荆州刺史父訥之北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為伯父讓之所鞠及長博學早知名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隋文帝為定州

總管名補記室甚親敬之文帝即位遷給事郎直内史省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及陳平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歸之祕府累遷吏部侍郎以事免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與中國互市煬帝遣矩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欲吞并夷狄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産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悦賜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顧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珍寶及吐谷渾可并之狀帝信之仍

委以經略拜民部侍郎俄遷黄門侍郎參預朝政令往
張掖引至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
助祭帝將廵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説髙昌王麴
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廵
次燕支山髙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盛服
珠玉錦罽焚香奏樂歌舞相趨謁於道左復令武威張
掖士女盛飾縱觀塡咽周亘數十里帝見之大悦及滅
吐谷渾蠻夷納貢諸蕃慴服相繼來庭雖拓地數千里

而役戍委輸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動焉帝以矩有綏懷之略加位銀青光禄大夫其年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觝於洛邑以誇諸戎狄終月而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夷人有識者咸私哂其矯飾焉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朕未發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尋令

與將軍薛世雄城伊吾而還賜錢四十萬矩因進計縱
反間於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廹竟隨使
者入朝帝甚悦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於塞北
幸啟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啟民不敢隱
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
封箕子漢時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
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
陛下時安得不有事於此使冠帶之竟仍為蠻貊之鄉

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啟民從化必懼皇靈之遠
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請面詔其使還
本國遣詔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
帝納焉高麗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
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
高麗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後渡遼功進位右光祿
大夫矩後從幸江都及義兵入關屈突通敗問至帝問
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靖遥為處分恐失事機

惟鑾輿早還方可平定矩見天下將亂恐為身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多逃散矩言於帝曰車駕留此已經二歲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請聽兵士於此納室私相奔誘者因而配之帝從其計軍中漸安咸曰裴公之惠也是時帝既昏侈逾甚矩無所諫諍但悦媚取容而已宇文化及弑逆署為尚書右僕射化及敗竇建德復以為尚書右僕射令專掌選事時建德起自羣盗事無節文矩為之創定朝儀權設法

律憲章頗脩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敗矩與偽將
曹旦及建德之妻齎傳國八璽舉山東之地來降封安
邑縣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太子詹事令與
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參按故實甚合禮度為學者所稱
至今行之八年兼檢校侍中及太子建成被誅其餘黨
尚保宮城欲與秦王決戰王遣矩曉諭之宮兵乃散尋
遷民部尚書矩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
見推重太宗初即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按典多有受

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撰開業平陳記十一卷行於代子宣機高宗時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中護

宇文士及雍州長安人隋右衛大將軍述子化及弟也

開皇末以父勲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卧内與語奇之令尚煬帝女南陽公主大業中歷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憂去職尋起為鴻臚少卿化及之潛謀逆亂也以其主壻深忌之而不告既弒煬帝署為内史令初高祖為殿内少監時士及為奉御深自結託及隨化及至黎陽高祖手詔召之士及亦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環高祖大悅謂侍臣曰我與士及素經共事今貢金環是其來意也及至魏縣兵威日

戲士及勸之西歸長安化及不從士及乃與封倫求於濟北徵督軍糧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擒濟北豪右多勸士及發青齊之衆北擊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觀形勢士及不納遂與封倫等來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卒為入關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龍顔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後於汾陰宮復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傾心西歸所以密

申貢獻冀此贖罪耳髙祖笑謂裴寂曰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時士及妹為昭儀有寵由是漸見親待授上儀同從太宗平宋金剛以功復封新城縣公妻以壽光縣主仍遷秦王府驃騎將軍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以功進爵郢國公遷中書侍郎再轉太子詹事太宗即位代封倫為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尋以本官檢校凉州都督時突厥屢為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為容衛又折節

禮士涼士服其威惠徵為殿中監以疾出為蒲州刺史
為政寬簡吏人安之數歲入為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
每延入閤中乙夜方出遇其歸沐仍遣馳召同列莫與
為比然尤謹密其妻每問向中使名有何樂事士及終
無所言尋錄其功別封一子為新城縣公在職七年復
為殿中監加金紫光祿大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
涕貞觀十六年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
士及撫幼弟及孤兄子以友愛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

輙遺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極奢侈謚曰恭黄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謚曰縱

史臣曰封倫多揣摩之才有附託之巧黨化及而數煬帝或有赧顔託士及以歸唐朝殊無愧色當建成之際事持兩端背蕭瑀之恩奏多異議太宗明主也不見其心玄齡賢相焉尚容其謟佞美醜行死而後彰茍非唐臨之劾唐儉等議則姦人得計矣蕭瑀骨鯁亮直儒術清明執政隋朝忠而獲罪委質高祖知無不為及太宗

臨朝房杜用事不容小過欲居成功既形猜貳之言寧固或躐之位易名而祇加徧字所幸者猶多奉佛而不失道情非善也而何謂裴矩方畧寛簡士及通變謹密皆一時之稱也

賛曰封倫揣摩諂詐蕭瑀骨鯁儒術裴矩方畧寛簡士及通變謹密

舊唐書卷六十三

舊唐書卷六十三考證

蕭瑀傳遘疾薨於宮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祖為之舉哀○臣德潛按瑀之薨在貞觀二十一年時高祖崩久矣安得為之舉哀此必高宗之誤也

舊唐書卷六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六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

隱太子建成　衛王玄霸　巢王元吉

楚王智雲　荊王元景　漢王元昌

酆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彭王元則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　虢王元鳳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魯王靈夔
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　滕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衛王玄霸巢王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智雲尹德妃生酆王元亨莫嬪生荆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崔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

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王元慶楊美人生虢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

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閒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

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将軍東討元帥将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率将軍桑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為宫官與參

謀議四年稽胡酋帥劉仚成擁部落數萬人為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仚成軍遇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數十人並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仚成與胡中大帥亦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揚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仚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竟誅降胡六千餘人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

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勲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絶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時高祖晚生諸王諸母擅寵椒房親戚並分事宮府競求恩惠太宗每總戎律惟以撫接

才賢為務至於衆請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陽高祖遣貴妃等馳往東都選閲宮人及府庫珍物因私有求索兼為親族請官太宗以財簿先已封奏官爵皆酬有功並不允許因此銜恨彌切時太宗為陝東道行臺詔於管內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十頃後婕妤張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矯奏曰勑賜妾父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

勑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又德妃之父尹阿鼠所為横恣秦王府屬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如晦墜馬毆擊之罵云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聞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轢妾父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於此况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辯明卒不被納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

後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子遺因悲泣哽咽又云東宮慈
厚必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惻愴久之自是於太宗恩禮
漸薄廢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轉蒙恩寵自武德
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
與上臺東宮晝夜並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
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由
是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勑並行百姓惶惑莫
知準的建成元吉又外結小人內連嬖幸高祖所寵張

婕妤尹德妃皆與之淫亂復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恣縱橫并兼田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罔行已志惟以甘言諛辭承候顔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宫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為長林兵及高祖幸仁智宫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慶州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又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公山煥等行至豳鄉懼罪馳告其事高祖託以他事

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頭謝罪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絶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監陳萬福防禦而文幹遂舉兵反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剿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将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傚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為建成内請封倫

又外爲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惟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嶲州後又與元吉謀行酖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宫高祖幸第問疾因勅建成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乃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計尅平宇内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宫多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

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洛陽自陝已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嗚咽悲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之事況吾四方之主天下為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憶汝即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洛陽既得土地甲兵必為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

陽非常欣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
遂停是後日夜陰與元吉連結後宫譖訴愈切高祖感
之太宗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等數言大王以功高被
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並不許
倫反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勲不服居太子之下若
不立之願早為之所又説建成作亂曰夫為四海者不
顧其親漢高乞羮此之謂矣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
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尅期舉事長孫無忌房

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爭曰事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為存社稷大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若不見聽無忌等將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

人至玄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顔師古等欲令窮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廻馬將東歸宫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俄而東宫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於内殿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蕭瑀陳

叔達進曰臣聞内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為惡釁起蕭墻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乂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名太宗而撫之曰近日已來幾有投杼之惑太宗哀號久之建成死時年三十八長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

鉅鹿王承義並坐誅太宗即位追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以禮改葬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趙王福為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諡仍依舊

衛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諡曰懷四年封太宗子泰為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禮改葬太子以下送于郭外泰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為嗣貞觀五年薨無子國除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義師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尋進封齊國公授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武德元年進爵為王授并州總管二年劉武周南侵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元吉守并州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暱公行攘敓境内六畜因之殆盡

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為笑樂分遣左右戲為攻戰至相擊刺毀傷至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歎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黄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

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强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為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

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録其心臣愚竊以為過翌日高祖名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尋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餘官如故加賜袞冕之服前後部皷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

黄金二千斤與太宗各聽三鑪鑄錢以自給六年加授隰州總管及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内結宫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為黨助由是高祖頗疎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甞從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内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九年轉左衛大將軍尋進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並如故高祖將避暑太和宫二王當從元吉謂建

成曰待至宮所當興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惟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城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並與同行又追秦府帳簡閱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玄齡逐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為辭元吉曰秦王常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

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别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諒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説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名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斷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羣小得志元吉狼戾終

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寳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
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宫如反掌耳為亂
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
疑未決衆又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也曰濬哲文明温
恭允塞為子孝為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
井不出自同魚鱉之斃焉得為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
煨燼之餘焉得為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
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時年二十四有五

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奬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並坐誅尋詔絶建成元吉屬籍太宗踐阼追封元吉為海陵郡王謚曰剌以禮改葬貞觀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謚如故復以曹王明為元吉後

楚王智雲高祖第五子也母曰萬貴妃性恭順特蒙高祖親禮宮中之事皆諮稟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授楚國太妃薨陪葬獻陵智雲本名稚詮大業末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隱太子建成潛歸太原以智雲年

小委之而去因為吏所捕送於長安為隂世師所害年
十四義寧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武徳元年追封
楚王謚曰哀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寛為嗣寛薨貞觀二
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焉靈龜永徽中歴魏州
刺史政尚清嚴姦盜屏跡又開永濟渠入於新市以控
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為公儀鳳中卒
於右威衛將軍子承況神龍中為右羽林將軍與節愍
太子同舉兵入玄武門為亂兵所殺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為趙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歷遷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徙封荆王授荆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為代襲刺史詔曰皇王受命步驟之迹以殊經籍所紀質文之道匪一雖治亂不同損益或異至於設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治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朕以寡昧丕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姓考明哲之餘論求經邦之長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

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則侯伯肇於自昔州郡始於中代聖賢異術沿革隨時復古則義難頓從尋今則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制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烈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

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
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
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
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井州都督
晉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
望及間平早稱才藝並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
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舉克著於期月宜冠恒冊祚以休
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尋又罷代襲之制

元景久之轉鄜州刺史高宗即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通前滿一千五百户永徽二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國除後追封沈黎王脩禮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為嗣降爵為侯神龍初追復爵土並封其孫逖為嗣荆王尋薨國除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為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勅責之初不自咎更

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圖為不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頻召入東宫夜宿因謂承乾曰願殿下早為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宫人善彈琵琶事平之後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為信誓潛伺間隙十七年事發太宗弗忍加誅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王者以四海為家以萬姓為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昌包藏兇惡圖謀逆亂觀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

舋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其罰九死無以當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獍欲開疏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師憲典誅此凶慝順羣臣之願欲䧺鷹鸇之心則吳楚七君不幽歎於往漢管蔡二叔不沉恨於有周太宗事不獲已乃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沒國除

酆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

中路賜以金盞遣使為之設宴六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

散騎常侍三年薨贈左光禄大夫無子國除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

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户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

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

書勞勉賜以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千户永徽四年加

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

陪葬獻陵子淮南王茂嗣茂險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美色及元禮遇疾茂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侍衛斷其藥膳仍云既得五十年為王更何煩服藥竟以餒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神龍初又封茂子璀為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徐宗正員外卿卒子延年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員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嫁女與之為右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别駕彭城長史坐

贓貶永嘉司士至德初餘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婿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為嗣因封嗣徐王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儀隋左武衛大將軍述之女也早有寵於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為皇后固辭不受元嘉少以母寵特為高祖所愛自登極晚生皇子無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戸授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

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九年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已内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轉澤州刺史及天后臨朝攝政欲順物情乃進授元嘉為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

軌為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為司空隆州刺史魯王靈夔為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貞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慎為太子太保並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已者元嘉大懼與其子通州刺史黄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於是皇宗國戚内外相連者甚廣遣使報貞及貞子琅邪王沖曰四面同來事無不濟沖與諸道計料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誅譔少以

文才見知諸王子中與琅琊王沖為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士時天下犯罪籍沒者甚衆惟沖與譔父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秘閣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為嗣韓王官至員外祭酒開元十七年卒元嘉長子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卒次子誼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開元中封訥子叔璿為嗣韓王國子員外司業

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荆王貞觀七

年授豫州刺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尋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節勵行頗著聲譽永徽二年薨高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徒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思發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宮望其靈車哭之甚慟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絅嗣龍朔中封南昌王子志暕神龍初封嗣彭王景龍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宗正卿同正員卒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頗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

貞觀七年授兖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户十年改封鄭王
歷鄭潞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總章中累
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宗嘉之降璽
書褒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贈司徒荆州大都督
謚曰惠陪葬獻陵子璥上元初封為嗣鄭王官至鄂州
刺史神龍初又封璥嫡子希言為嗣鄭王景龍四年嗣
鄭王希言等共一十四人並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中
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再為太子詹事同正員卒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吴王貞觀初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惟吴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娶徵女焉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悵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美乎七年拜壽州刺史賜實封六

百戸髙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當衣布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絳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為刺史至州惟閉閤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為人不妄在徐州惟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荅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為定州刺史突厥來寇元軌令

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洩高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賊而二子鳳賢遂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弔祭表上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

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葬事齊賢服其識練故事每謂人曰非我輩所及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尋出為襄州刺史轉青州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仍令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有子七人長子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並追

復爵位仍封諸孫暉為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
大夫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
虢王鳳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豳王貞觀七年
授鄧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戸十年徙封虢王歷虢豫二
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戸麟德初累授青州刺
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
陵謚曰莊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
卒子寓嗣則天時失爵鳳第三子定襄郡公宏則天初

為曹州刺史第五子東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見知垂拱中為申州刺史初黃公譔將與越王貞通謀深倚仗融以為外助時詔追諸親赴都融私使問其所親成均助教高子貢曰可入朝以否子貢報曰來必取死融乃稱疾不朝以俟諸藩期及得越王貞起兵書倉卒不能相應為僚吏所逼不獲已而奏之於是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被誅子徹神龍元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繼密王元曉改為嗣

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

卒神龍初封鳳嫡孫邕爲嗣虢王邕娶韋庶人妹爲妻

由是中宗時特承寵異轉秘書監俄又改封汴王開府

置僚屬月餘而韋氏敗邕揮刃截其妻首以至於朝深

爲物議所鄙貶沁州刺史不知州事削封邑景雲二年

復嗣虢王還封二百户累遷衛尉卿開元十五年卒子

巨嗣别有傳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

封陳王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戸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戸永徽四年歴滑州刺史以政績聞賜物二百段後歴徐沁衛三州刺史元慶事母甚謹及母薨又請躬修墳墓優詔不許麟德元年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孝子臨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贓削爵次子詢壽州刺史詢子微神龍初封為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景雲元年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

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鄶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户歷鄧梁黄三州刺史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隣為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五百户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史兖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康無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廣平公炅嗣神龍初封炅子孝先為嗣鄧王開元十三年右監門衛大將軍冠軍

大將軍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歲時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尚宫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為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貞觀五年封譙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户拜壽州刺史後歷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轉石州刺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産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常

誡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之者不慮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為江州刺史以善政聞高宗手勅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户口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有塵外之意垂拱年除青州刺史又除鄭州刺史州境隣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有不檢攝家人為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轉滑州刺史政理如在鄭州

尋加授司空永昌年與子亶俱為丘神勣所陷被殺神龍初贈司徒復其官爵仍令以禮改葬亶子津為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威衛將軍卒子萬嗣天寶二年卒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譽善音律好學工草隸與同母兄韓王元嘉特相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户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封魯王授兗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户永徽六

年轉隆州刺史後歷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
元年授邢州刺史四年與兄元嘉子黄公譔結謀欲起
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配流振州自縊而死有二子
長子銑封清河王次子譪封范陽王歷右散騎常侍為
酷吏所陷神龍初追復靈夔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譪
子道堅為嗣魯王性嚴整雖在閨門造次必於莊敬少
年佐郡聲實已彰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歷果隴
吉冀洺汾滄等七州刺史國子祭酒開元二十二年薨

檢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使此州都會水陸輻湊實曰膏腴道堅特以清毅聞入為宗正卿卒子宇嗣二十九年封嗣魯王至徳元年從幸巴蜀為右金吾將軍寶應元年皇太子封為魯王改宇嗣鄅王道堅弟道邃中興初封戴國公以恭默自守修山東婚姻故事頻任清列天寶中為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實

封滿千户髙宗時又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金寳營求無厭為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嬰蔣王惲虢王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為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元祥體質洪大腰帶十圍飲啖亦兼數人其時韓王元嘉虢王鳳魏王恭狀貌亦偉不逮於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安子永嘉王晫永隆中為復州刺史以禽獸其行賜死於家中興初元祥子鉅鹿郡

公晃子欽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娶王仁皎女至千牛將軍卒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九年授虢州刺史十四年賜實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滿千户轉澤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後歴徐州刺史上元三年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貞子南安王頴嗣神龍初封頴弟亮子曇為嗣密王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

年賜實封八百戶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中元嬰頗驕縱逸遊動作失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義訓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閑閉須有常準鳩合散樂幷集府僚嚴關夜開非復一度過寮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罝志從禽之娛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

以彈彈人將為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為娛晉陵長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又倡優賤隸王親與慱戲極為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為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令與王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興言及此慙歎盈懷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又數犯憲章削邑户及親事帳內

之半於滁州安置後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贈司徒兾州都督陪葬獻陵子長樂王脩琦嗣兄弟六人垂拱中並陷詔獄神龍初以脩琦弟脩琣子涉嗣滕王本名茂宗狀貌類胡而豐碩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左驍衛將軍天寶初淮安郡别駕卒子湛然嗣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除左金吾將軍

史臣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若明兾重離道非出震雖

居嫡長寧固鎡錤況當開創之初未見太平之兆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元嘉修身元軌無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潔靈夔嚴整皆有封册之名而無磐石之固武氏之亂或連頸被刑姦臣擅權則束手為制其望本支百世也不亦難乎

贊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為二兇中外交

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啓聖運屬文皇功成守正

善惡既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軌修

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既無

兵民若拘陷穽敢告後人無或失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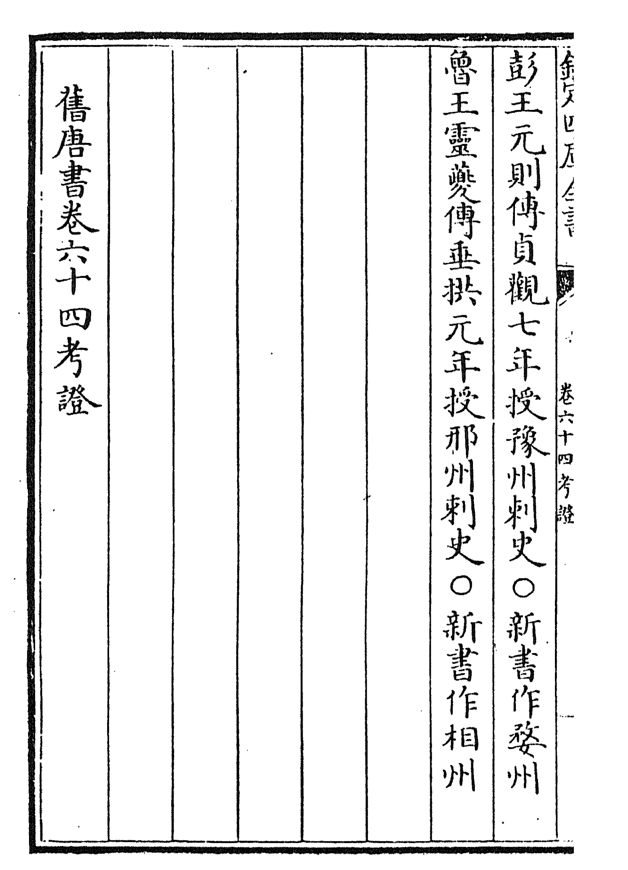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六十四

舊唐書卷六十四考證

隱太子建成傳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新書作將兵萬人

荆王元景傳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逖爲嗣荆王○新書以孫元逖嗣唐代重諱無孫同祖名者應從舊書

韓王元嘉傳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新書作遷滑州



彭王元則傳貞觀七年授豫州刺史○新書作婺州

魯王靈夔傳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新書作相州

舊唐書卷六十四考證